

也门东南部一种新的崖居芦荟

Giuseppe Orlando 和 Marwan El Azzouni

Aloe seibanica Orlando & El Azzouni 的首次描述。作者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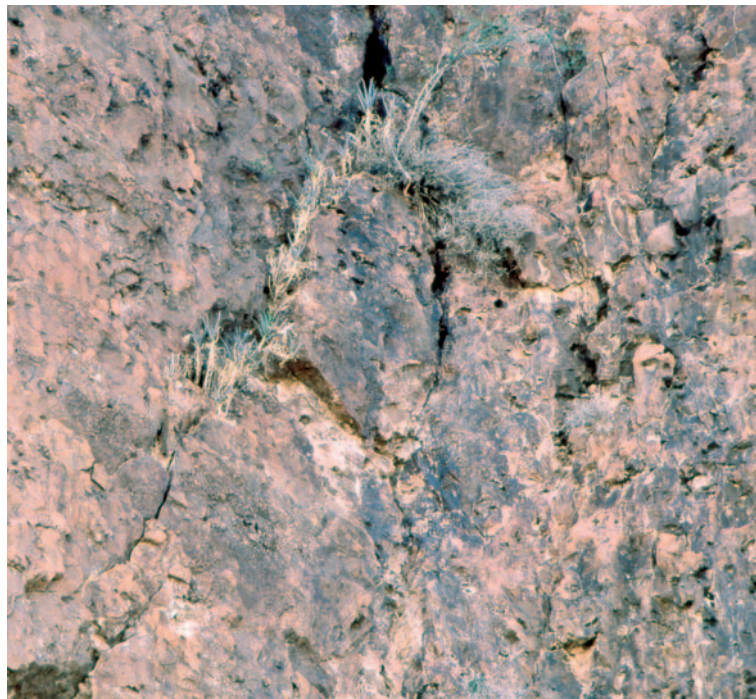
“^时酸 ban?” “Seiban 还是 Kawr Seiban?” 一场热烈的争论在我们试图攀登也门哈德拉毛地区卡瓦尔·赛班 (Kawr Seiban) 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悬崖前一日, 我和阿拉伯语母语者马尔万 (Marwan) 与朱塞佩 (Giuseppe) 讨论时, 发现将 ‘Kawr’ 拼作 ‘Khor’ 并不妥当—— ‘Khor’ 本意是能被洪水淹没的山谷, 而此处实为该地区最高峰。然而, 我们两人都未能为 ‘Kawr’ 找到恰当的解释。

这些讨论总是充满建设性且从未停歇, 但天色渐晚, 太阳再过几小时就要落山了。于是我们便放弃了这场讨论。



图1 (上) Kawr Seiban。发现第一种 *Aloe seibanica* 种群的悬崖

图2 (左) 2006年发现的第二群 *Aloe seibanica*



我们争论着寻找露营地, 但GPS信号突然失效, 只能依靠感官判断。不久后找到理想位置, 正要搭帐篷生火准备晚餐时, 两位老人从远处隐约可见的定居点走了好几公里, 主动上前搭讪。

我们邀请他们喝杯茶, 他们坚持要我们住在他们村子里过夜, 而不是露营在外。我们曾承诺会和他们一起吃早餐, 但阿拉伯人从不把拒绝当回事。



图3 在Kawr Seiban悬崖边缘发现的香柏亚种原状中生长的新物种的第一株幼苗

答案尤其体现在他们是否发出邀请或提供款待的机会上。于是我们收拾行装，前往他们的村庄。那里有篝火等候，有清水可供洗漱，还有香甜的薄荷茶。空气中还飘着晚餐的香气，这香气来自聚落中零星分布的几座石屋之一。

我们喝酒、吃饭、抽自制水烟，仰望星空。那是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早上我们终于确定了方向，和朋友们道别后便启程了。

我们推测，作为哈德拉毛地区最高峰的卡瓦尔塞班山（海拔2100米），其壮观的海崖面向海洋，可能从陆上风中吸收部分湿气，从而在极度干燥的环境中形成一个寒冷且湿度较高的‘岛屿’。



图4 *A. seibianica*从花蕾到授粉的花朵

约尔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尽管我们并未靠近海岸线，但我们推测该地可能形成了与杰贝尔阿拉伊斯、拉斯法尔塔克及多法尔地区相似的物种丰富栖息地——这些区域均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地带。

驱车数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一条可能通向悬崖的岔道。然而，我们仍深陷于关于Khor（或Kawr）的争论中，竟浑然不觉目的地近在咫尺。



图5 *A. seibianica*花序细节，显示已干燥的大苞片

距离悬崖仅800多米，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景！想要靠近悬崖，你得趴下才能够到，除非你是跳伞爱好者。就在这时，一株芦荟从**香脂大戟**腋叶的灌木丛中探出头来。朱塞佩跪倒在地，仿佛在祈祷，他告诉马尔万，这株芦荟与当地已知的品种截然不同！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马尔万小心翼翼地从座位上站起，环顾身后平坦的地面，想看看有没有其他芦荟的痕迹，但四周空无一物。这株芦荟仿佛孤零零地生长着，周围不见同类踪影。

此时朱塞佩已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开始理清思路。我们似乎只剩悬崖这一处可寻，便沿着崖壁继续探索。突然间，几具标本在岩顶的弧形凹陷处若隐若现，让我们得以窥见岩壁轮廓。朱塞佩抄起马尔万的腰带，向导阿卜杜拉则抄起朱塞佩的腰带。马尔万趴下俯身观察，只见——这群‘崖居者’竟成群结队地栖息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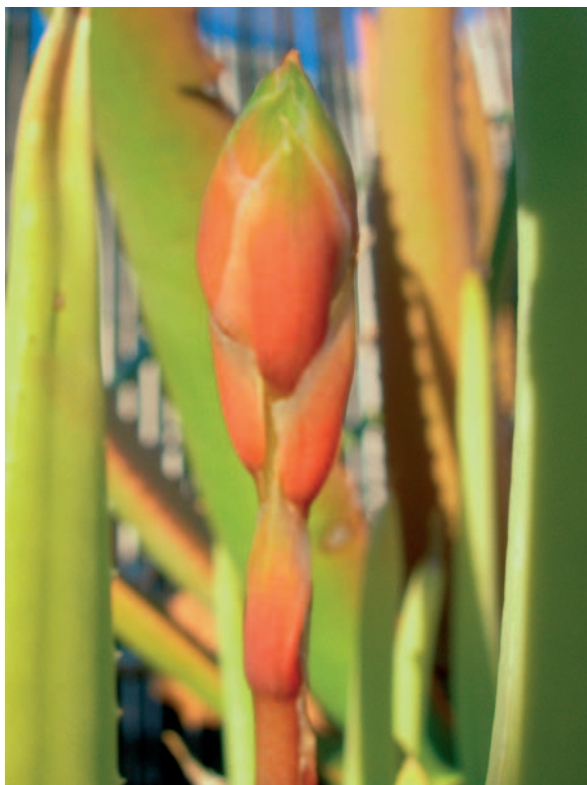


图6 *A. seibanica*的幼嫩花序，显示大型重叠红苞片。从莲座花心绽放出绚丽的火焰状花序。



图7 *A. seibanica*的直立上升习性。由于缺乏降雨，叶片非常干燥。

数年后重访该地区时，我们再次发现他们藏身于阴凉的岩壁高处，位于通往贝恩·贾巴尔（Bain al Jibal，意为‘山间’）的步道上方。后来我们得知，‘卡瓦尔·赛班’（Kawr Seiban）意为‘赛班的国度’，而‘赛班’正是当地部落的名称。

***Aloe seibanica* Orlando & El Azzouni 新种**

新近缘种**河生芦荟** Lavranos &

L.E.牛顿，茎较细小，叶呈深绿色，具叶柄，短而粗，小齿，单生花序。

类型：也门共和国，哈德拉毛特地区，卡夫尔塞班，垂直悬崖，海拔约2000米；2004年11月15日。奥兰多与埃尔阿祖尼 241504（全息图）



图8（左）卡瓦尔塞班的悬崖

图9（左下）哈德拉毛高原，背景为卡夫尔塞班悬崖

6–7毫米长。**花被**圆柱形，长约24毫米，宽约6毫米，呈珊瑚红至粉红色，外瓣约10毫米处自由，顶端略向后弯曲并圆润；**花丝**红色，具奶油色花药，约4毫米时外露。**柱头**最终约4毫米时外露。**子房**长5毫米，宽2毫米。**蒴果**上垂，干燥时持久，10–16×6–7毫米。**种子**棕色，圆形，3×2毫米，无翅。**渗出物**极浅黄色，干燥后呈浅棕色。

塞班尼卡芦荟是也门哈德拉毛地区的特有植物，仅在相距8公里的两个地点被发现。其近缘种是同样来自也门的**里维埃芦荟**（Lavranos & L.E.Newton），这种植物在西部悬崖地带的塔伊兹省和伊卜省较为常见。不过两者很容易区分：**里维埃芦荟**植株更为高大，具有高耸的分枝花序和宽大的绿叶。

西班牙芦荟的显著特征是其艳丽的未成熟花序，红色花梗和苞片犹如火焰般从浅绿色叶丛中迸发而出。其匍匐茎习性使其能够定殖于大裂缝中，可能有助于无性繁殖，逐渐在悬崖上定殖。无翅种子可能是其严格特有种的解释。

植物生长于悬崖上，直立或攀缘，通过吸芽和地下匍匐茎在裂缝中形成丛生。**分枝**向基部木质化，厚10–15毫米。**叶片**肉质，顶端呈莲座状排列4–7片，120–260×20毫米，直立，尖端锐利，上表面平直，下表面极凸，呈蓝绿色，干燥时带粉红色调，完全生长于强光下时横截面近似圆形，呈浅绿色。较浅色的**边缘**带有微小的三角形棕色锯齿，长1毫米，间距不规则2–5毫米。**花序**简单，高250–400毫米，密集成穗长达160毫米，可着生多达60朵花；花梗呈红色，具5–8枚同色的不育肉质**叶片**，脉较暗，先于首朵花开放前即干枯；**花叶**红色，披针形尖，长12毫米，基部宽7毫米，边缘白色，尖端绿色，最初完全遮蔽花蕾，与浅绿色叶片形成鲜明对比，随后呈焦枯状；**花梗**

致谢：

作者谨向以下人士致以诚挚谢意：约翰·J·拉夫拉诺斯先生——他不仅鼓励我们在也门开展研究，更始终如一地给予专业指导与支持；我们的挚友兼司机兼旅伴阿卜杜拉·埃尔·阿扎布先生，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带我们深入偏远地区，并成功化解诸多棘手难题；穆赫森·A·艾因尼阁下与哈立德·谢班上校，他们主动承担后勤保障工作；莫尔希迪家族在发现地前夜热情款待我们；最后，还要感谢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慷慨也门同胞。

文献：

- Collenette, I S (1985) 沙特阿拉伯花卉图鉴。Scorpion Publishing Ltd., 巴克赫斯特山。
 Lavranos, J J (1995) *Aloe whitcombei* and *A. collenetteae*, 来自阿拉伯阿曼的两种新崖栖物种, *Cact. Succ. J* (U.S.) **67**(1): 30–33。
 雷诺兹, G-W (1966) 《热带非洲与马达加斯加的芦荟》。《信托人》，芦荟图书基金会，姆巴班。
 Wood, J R I (1983) 也门共和国的芦荟。 *Kew Bull.* **38**(1): 13–31。
 - (1997) 也门植物志手册。皇家植物园，邱园。

朱塞佩·奥兰多和马尔万·埃尔·阿祖尼

电子邮件: Giuseppe Orlando: g.orlando@afrikana.org
 Marwan El Azzouni: univag@link.net

David Quail的布局